

阎爱华

《汉江韵》与豫派筝演奏特征

摘要:文章从《汉江潮》的演奏入手,对豫派筝演奏艺术作了审视和探讨。

关键词:《汉江潮》;豫派筝演奏艺术

中图分类号:J632.32

文献标识码:A

2003年夏季,我举办了本人的师生名曲音乐会,第一个节目就是由王中山老师改编的古筝三重奏《汉江韵》,此曲是根据乔金文、任清芝原创的同名古筝独奏曲重新编曲的。开演的时间到了,有的观众还未坐下,剧场里秩序还不太好。我有些犹豫,要不要准时开始?谁知乐曲一奏响,音乐竟然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全场顿时安静下来,我的精神也为之一振,这样的演奏是在原曲的风格和韵味得到进一步渲染和发挥的基础上,经过多声部的处理,由双手弹奏的力度音色对比和拨弦位置力度变化产生的强弱关系音色变化,使主旋律在与其它声部的呼应陪衬下,在若即若离中,音韵息息相通,很有活力。演奏以欢快、热烈、亲切、朴实的感情为基调,体现出“由真人美”的特色。音乐是内心情感的流露,而其粗犷奔放的《汉江韵》音调则是中原儿女率真朴实的真实写照,在整个演奏过程中,演奏者非常投入,和全场听众相比似乎更多了一份独特的思考和深沉的情怀。在流动的旋律中,我们仿佛听到了朗朗的笑声,领悟到了人们对早春到来的喜悦和欢乐的心情。而在婉转如歌的慢板部分,有时是音乐主题的发挥,有时是流畅旋律的交织,表现了人们的亲切对话、互致问候的亲情与乡情及对生活的热爱,使音乐主题及情感得以升华。旋律基本上运用的是调式和声,整体音响效果比一般独奏加伴奏要厚实得多,全曲风格统一,声部的平衡感非常好,同时沉浸着的浓浓乡土气息,令人久久不能忘怀。这首筝曲的感人之处在于她是一种具有个性表征和生命张力的音乐,感受着它那穿透灵魂的震撼,不得不引起我对豫派筝演奏特征的深深的思考。

著名古筝教育家、理论家、演奏家曹正教授在《艺术概述》中提到古人是用“逸响、新声、妙人神”来表示对筝乐的赞美的。筝是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间乐器,善于表达群众生活语言感情,雅俗共赏。而豫派筝更是大胆创新,敢于吸收,从河南的板头曲、牌子曲、“豫剧”、“曲剧”、“坠子”等音乐素材中提炼精华,有机地融入筝乐,大大地丰富了演奏的技巧,拓展了表现力。这首《汉江韵》正是取自河南曲剧的《汉江》和《书韵》两个群众所喜爱的曲目的部分材料,从传统内部实行变革,结果成为完整严谨的艺术作品,满足了人们的期待。由此可以说,豫派筝曲正随着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朝着越来越清楚的方向,愈益趋向于刚健、深邃、丰富而有时代感,成为既有特色又极具深度的艺术内涵和风范的中华筝乐之一脉。

表现感情的真实感是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都能达到的,《汉江韵》难得之处在于其真与美的统一。《汉江韵》对于听众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于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来自于艺术的美,而且人们对这种美的感觉是如此熟悉、亲切而又新鲜。从旋律上看,比较突出的新的地方主要是曲终前的一段华彩,其它部分基本上都是传统式的,但不是原貌,比传统更为精炼、集中、浓缩而有所发挥。传统筝乐是没有和声的,和声是新因素,《汉江韵》的和声基本上属于综合性调式和声,其和声结构是以旋律结构为基础的,与旋律结合得十分自然妥帖。三重奏的形式具有创意性,音色十分统一,如用小乐队给独奏伴奏,是达不到音色如此融合、音量如此平衡的效果的。我认为,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作者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众所周知,民间音乐是千百年来人民的集体创造,在历史中一直在经受着“淘汰”,也就是不断经历着择优或选美,留下来的就是那经得起考验的精华。这就是集体创造往往超越个人创造的原

因所在,它是许多人许多代人的智慧的结晶。作者吸收这些精华是明智的,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前人创造的珍贵遗产之上再加上作者的创造,这就是作品成功的根本原因。作者用人们听得懂的音乐语言写出了新的精神内涵、新的精神气质,所以有新的时代感,这种精神气质又是从传统中发展出来的,有其天然的根源,而不是自己杜撰出来的。《汉江韵》中又有一种新的浑厚的内在活力——超越了传统,这可能就是产生新的时代感的原因。民族性格是历史铸就的,但是,苦难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今天中国的江河正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这大概就可以说是时代的新特点吧。

二

技巧是表达情感的手段,以豫派风格创作的筝曲之所以在当今音乐舞台上绽放绚丽的光彩,一代宗师曹东扶先生在筝的长期研究和演奏实践中,创造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弹奏手法,无疑为豫派筝演奏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非常注重利用弦的余音来充分发挥左手揉、按、滑、颤等技巧的同时,右手还演奏出了与众不同的揉指和游摇。他的揉指大都带有一个较强劲的音头,这种奏法与河南“大调曲子”的演唱中强调把字头咬实有关。当我听到《汉江韵》第一部分终止处的长摇转变演奏速度时,那极其坚实而富有质感的长音很自然地与曹东扶先生的《闹元宵》中的长音效果联系起来。这种演奏技法特征十分清楚地把地处中原的河南人民扎实健朗的性格,刻划得入木三分。加之演奏者专注的坚定和自信的演奏,十分自如地控制着力度、速度,使长音的线条起伏勾画得更为丰满流畅,音乐的走势挥洒自如,确实使我恍然感受到了纯真、质朴的音乐性,为手底下的音乐雕塑感而发出惊叹。而豫派筝演奏中的游摇技巧,应是表现河南地方风格与其他不同种类的流派筝曲特征差异最有效技法。如《汉江韵》第二部分中从高音 e^2 按至高音 g^2 开始,在三个小节中就有 g^2 到 $^{\#}f^2$ 到原位 f^2 到 e^2 再回到 g^2 的音高要求。弹奏时右手从筝柱较近处有起伏地逐渐向前梁移动。左手则同时按音高要求并组合技法运用按揉吟颤摇相结合不断游用点位,使本音得到装饰润色,加之游摇技法左手全部采用靠弹法,手腕带动大关节运动,大指运指后靠向邻近的弦,力度较大,音质醇厚,运用了符合河南风格的大指游摇,以及与左手的音韵配合,对增强意味深长的思想内涵做得神完气足。

豫派筝演奏中最让人能辨别出其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众多的上、下滑音,一般来说大体分为起音、过渡音、止音。在音律、调式、旋律特点基础上,与地方语言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充分发掘了方言音调的表现能力,使心中的音乐能按照自己说话的方式再现出来,展示出寓情于声、一音多韵,迂回曲折,优美动听的长处,与意境相得益彰。这种融心人到筝乐中的语言音调是长期生活的积累,是最直接

的心灵表达。而筝曲《汉江韵》的演奏,表现出十分丰富的乐思、极其纯正的音色,磅礴的大气,大量以上下滑音与骨干音的妥帖交融,使我领略到了此曲的精纯老到。三架古筝的协作自然而融合,多声部默契配合,完善的层次感、织体的立体感,呈现出以往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我仿佛意识到用豫派筝风格创作的筝曲《汉江韵》的成功,正在坚实有力地推动着当代古筝艺术发展的巨轮。

细细品味豫派曲的音韵特色,显然与方言的声调有关,汉语字音声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这种语言音调比起其他国家的语言来说,多了一些高低变化,而且主要利用声调变化表达不同的情趣,因而它本身含有一定的音乐性。加上筝乐常为声腔伴奏,声腔与方言有着直接的关系,筝乐与声腔的相互交融,给人们带来了生动和丰富多彩的美妙乐音,应该说豫派筝乐是河南等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一个流派,在谈论到此流派演奏特征的同时,油然对老一辈筝代表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崇敬。从他们的演奏中,不仅看到了个性特征的发挥,更体味到了对当今筝乐发展的推动价值。我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豫派筝曲的学习,记得当时的学习条件只是家里的一台电唱机,在学校里借了一张曹东扶先生的独奏专辑。我就从早到晚,整整听了一个暑假,着实被那“妙趣横生”的神韵所迷住了。在他的那张唱片中,我感受到筝乐的博大精深,同时激励我产生极大的学习兴趣,并且领悟到曹东扶大师对豫派筝曲演奏与开拓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辛勤成果。如在《陈杏元落院》、《苏武思乡》这两首筝曲的第一乐句中,都运用幅度大的颤音技法,以大臂的力量贯入指尖,上下,快速按弦,奏出颤中带揉,连贯自然的悲切旋律特点。在《闺中怨》一曲中,则多用以小臂的力量贯入指尖,上下快速按弦以及似打似颤的独特技法,更加细腻地表达出女性的断肠柔情、极度揪心的意境。《高山流水》一曲中运用的剔指、揉弹间奏以及《闹元宵》一曲中的上拂、下拂等等。这些技法的演奏特征即形成了他的演奏风格。当我们在今天的音乐舞台上欣赏着《汉江韵》这首具有时代气息的筝曲时,看到这些创造性的技法被沿用和发展时,由衷地钦佩大师的音乐天赋和智慧,更觉得他留下的技艺是何等的珍贵。当然,以上只是提到我较为了解的一位曹东扶先生,应该说,在对豫派筝乐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魏子猷先生、王省吾先生、任清芝先生等等,他们无论从理论、教学、演奏、科研等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

豫派筝乐以它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演奏技法,在中国这片音乐沃土上生根、发展,并传播至海内外,它散发着浓浓筝韵和东方情怀,也为中国古筝艺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争得了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一曲《汉江韵》的演奏,让我心里激发出波动的心绪和瞻望。相信豫派筝乐的艺术生命犹如滔滔的黄河激浪一样,开阔无限,直扣心扉,浑然天成。